

LIBRA

Don Delillo

[美] 唐·德里罗 著 韩忠华 译

天秤星座



美国
后现代主义
文学代表作
丛书



译林出版社

天秤星座

〔美〕唐·德里罗 著 韩忠华 译

译林出版社

Don DeLillo

Libra

根据纽约 Viking Penguin 1991 版本译出

※ ※ ※ ※ ※

经作者和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权,本社享有
该书国际中文简体字本专有出版权

天秤星座

[美国] 唐·德里罗 著 韩忠华 译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政编码 210009)
照 排 南京金花园印刷中心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京新印刷厂(地址:长江大桥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875 插页 2 字数 382 千
版次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80567-564-3/I·300
定 价 16.00 元

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美国
后现代主义
文学代表作
丛书

前 言

政治小说在美国源远流长，这一文学类型在十九世纪已经出现。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政治小说也就在美国更加蓬勃地兴盛起来。每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总是牵动了亿万之众，每每民主党和共和党要再一次剑拔弩张，彼此口诛笔伐，以至形成长达数月的民情沸腾的奇观，单就这一点而言，也给小说家提供了绝好的题材。况且，总统选出之后，往往斗争仍未止息，在野党总要处心积虑将总统拉下宝座，因而千方百计寻找机会，其中演出的活剧也精彩之至，令作家手痒难熬，欲一试身手。在美国，政治小说受到青睐，原因就在这里。可以说，其中不乏佳作，摆在读者面前的《天秤星座》就是近年来出现的这样一部作品。它在一九八八年出版后曾获得当年“全美优秀图书奖”的提名。《今日美国》这样评价道：“《天秤星座》以其充溢全书的巨大张力令人目不暇接；它不愧为小说中的奇葩，其开挖之深与表意之切令人叹为观止，其惊心动魄同样令人难以释卷。”这句评语表明《天秤星座》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小说以美国的第三十五任总统肯尼迪的被刺身死作为题材。在美国历史上，总统被刺的事件层出不穷，但遇害的只有林肯、肯尼迪等四位。林肯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他因主张废奴而遭到暗杀，他的死是美国人民的一个重大损失。肯尼迪的历史作用显然并不能与林肯相提并论，然而，在美国人的心目中，肯尼迪年轻有为，似乎肩负着重振美国最辉煌时期的使命。他的突然遇害使举国震惊。谁是罪魁祸首？以侦缉机构庞大干练自诩的美国司法组织对此却束手无策，至今一无所获。这件政治谋杀案件毫无疑问经过精心策划。无法破案是无隙可乘，还是另有他因？这

是一个历史之谜，只能留待后人去解决了。

长篇小说《天秤星座》虽以肯尼迪遇刺被害为题材，却无意提供实际答案。正如作者所声明的，他“对事实作了修改与渲染，将真实人物推入想象的时空，并虚构了某些事件、对话和人物”。读者也许会提出疑问，不以事实为根据的政治小说，是否有存在的价值”窃以为，既然是小说，就允许作者有想象的权利。肯尼迪之死是否如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凶手是否是奥斯瓦尔德、利昂、雷莫等人，在这里并不重要。这不是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根本意图。作者的本意在于力图通过这一事件，表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普遍存在的压抑人和扭曲人的精神的美国社会环境，以及冷战时期国际政治斗争形成的紧张、猜疑的社会氛围，从而勾画出美国的物质繁荣所孕育出的人生悲剧。

《天秤星座》主要通过奥斯瓦尔德的经历去表现这一时期的美国现实。这是一个下层人物。他从小生长在一个单亲家庭里，母亲艰难地维持生计，对他缺少真正的关心与培养。奥斯瓦尔德不喜欢学习，经常逃学。但是他在青年时期却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这与他生活在社会底层，不满于现实有着一脉相通之处。早年生活形成了他孤僻的性格。他入伍后保持了独来独往的习惯和左倾的思想。他在驻扎于日本厚木的海军陆战队中当雷达兵，亲身经历了军队中对士兵的严厉惩罚。这种非人道的生活越发使他对美国社会不满，于是他借旅游之机逃到苏联，一住三年，并且成了家。但他对苏联同样不满，认为人们生活在恐惧的氛围中。他追求的梦想破灭了。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与自由没有给他带来幸福的生活，而苏联的社会主义也同样令他失望，那里，生活品匮乏，什么事情都要开会，令他这个过惯了自由自在生活的美国人难以忍受。返回美国以后，他背上了“叛逃”的恶名，在一段时间里失了业，于是不满的情绪进一步增长。他成了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他的不满情绪要寻求发泄的地方。奥斯瓦尔德历来同情古巴革命，而肯尼迪政府一再制造事端，企图暗杀卡斯特罗，扼杀古巴革命。由此，奥斯瓦尔德便萌生

出暗杀肯尼迪的念头，终于付诸行动。可以看到，这个人物是在特定时期产生的，他是五六十年代之交美国强权政治催化出来的怪物。当时，美国政府不能容忍近在咫尺的古巴改变社会制度，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它收留流亡者，组织入侵事件，支持暗杀卡斯特的活动，完全表现了强权政治的丑恶面目。美苏两国的尖锐对峙，U-2飞机入侵苏联领空被击落，美苏两国互相派遣特务，在大使馆安装窃听器，等等，都是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事件。在这种对抗中，必然助长在政治上铤而走险的人物的产生，其中有顽固不化的死硬分子，也有力图四处寻找出路、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碰乱撞的无所适从者。奥斯瓦尔德就属于后者。他们或者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或者是分辨不清历史发展方向、盲目行动的人。奥斯瓦尔德绝不是一个革命者，不是一个英雄，但也不是一个应该被唾弃的人，即使他死后教士都不愿为他做祷告，被作为凶犯受到人所不齿的对待。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他是美国强权政治的受害者，他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作者对他就采取了这样一种态度。小说并没有把他写成真正杀害肯尼迪的凶手，而是安排了两个满腹牢骚的中央情报局特工，他们实际上才是元凶。一是他们策划了这次暗杀行动，二是他们在奥斯瓦尔德之后开枪命中了肯尼迪的头部。他们原先认为进行一次未遂谋杀可以御共产主义于国门之外。作者这样处理既是对历史事实作模糊性的安排，避免下武断的结论，同时也是力求对奥斯瓦尔德这样一个下层人物表示中肯的看法。

作者对奥斯瓦尔德的性格的描写，体现了他理解这类人物的独特观点。小说中有一段话说明这种人物的性格特点，同时这也是题解：“属天秤星座的人有正反两种。正者能够自我控制，做事不偏不倚，四平八稳，受众人尊重；反者情绪不稳定，容易冲动，极易受到别人的影响，往往会作出危险的跳跃。不管哪种人，平衡是关键。”奥斯瓦尔德显然属于后者。作者把写成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思想变化不定，容易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为了摆脱苦闷，经常

做出大胆而危险的行动，不管后果如何。当然，这样的性格在不同的环境中会做出不同的行动。作者企图说明，枪击总统的人必定思维方式怪异，敢于做出惊世骇俗的事，与一般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天秤星座》是一部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小说。后现代主义是对五十年代以后产生的现代派的总称。在美国，包括黑色幽默小说、荒诞派戏剧等文学潮流。后现代主义进一步发展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现的意识流、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象征派等现代派的艺术手法：时空颠倒、深入挖掘潜意识、写物不写人、语言混乱堆积、多角度描写、叙述人称不断变换等等，并推到了极端的地步。显然，《天秤星座》只汲取了一些后现代主义的艺术表现手法。总的说来，这部小说还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不像新小说派的作品那样艰涩。《天秤星座》的艺术手法既很新颖，又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应该说是运用得相当成功的。

首先，这部小说采用多角度观照的写法。在叙述的过程中，作者时而叙述主人公的故事，时而转到别的人物身上，中间不作过渡性的交代，跳跃性很大，就像电影的镜头一样不断变换。这种写法能调动读者的积极性，迫使读者发挥想象力，补足小说未写出来的部分。这是当代作家提出的一种文学观念，目的在于丰富文学的表现手法。无论在时间和空间上，它的处理方法都较为自由：它可以将不同地点或相同时间发生的事实像电影那样组接起来。事实证明，这种叙述方式较为简洁，在时空上具有更大的宽广度。在某种程度上，它把电影手法引进了小说创作之中，将视觉艺术转变为一种新的手法，能够启迪读者的联想。

与此同时，叙述人称也在变化，时而是第三人称，时而是第一人称，还有第二人称。以小说的结尾为例：奥斯瓦尔德的母亲向法院叙述在她的儿子死后她的活动时，用的是第一人称。但这是插在第三人称的叙述中间的。小说并没有说明她来到法庭，读者是从行文中分析出来的，这段文字读后令人有一种新鲜感：文字简练，跳

跃性大,给人以咀嚼的余地。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始终以客观的态度来叙述,几乎找不到作者发议论的文字。这并不是说作者对人物和事件没有自己的观点,但这种观点是从场面的叙述中自然而然地透露出来的。如小说对美军中惩罚士兵的描写,那种不讲道理的条例,看守可以任意胡来的权力,受罚士兵连小便也受到限制……这些不为外人所知的黑暗面历历如在目前,作者的揭露态度是显而易见的,但写来却十分客观。这种客观态度使作者处于一个十分灵活的地位。表面上作者的态度是模糊的、朦胧的。模糊性、朦胧性本是现代派作品喜用的手法之一,用在这里是非常巧妙的。

《天秤星座》以令人信服的描写,并运用了推理小说的层层深入的娴熟笔法,“将事实与虚构结合得浑然天成,刻画出来的人物细腻真实、栩栩如生,又富有想象色彩。它对一个业已铭刻在美国人心中的重大事件进行了一次严肃、感人、又才华横溢的反思。”因而它被誉为“一部富有启发性的书”。(《芝加哥论坛报》)这一评价是恰如其分的。对于一个曾经触动了美国人神经的重大案件,《天秤星座》的作者德里罗找到了相当成功的表现方法,这部政治小说的价值就在这里。

郑克鲁

1996年5月

谨 献 给

六〇七的小伙子：

托尼、迪克、罗恩

第一部

幸福不是建立在一个人自身基础上的东西。它并非是拥有一个小家,也并非攫取和获得。幸福是投身于斗争,在斗争中不存在个人世界与众人世界之间的界线。

——李·H. 奥斯瓦尔德
致哥哥的信

布朗克斯区

这一年，他常常乘地铁去这个城市的边缘地段，车轮在路轨上要滚两百英里。他喜欢站在第一节车厢的前端，双手贴在窗玻璃上。列车在黑暗中疾驰。站台上等车的人们目光茫然，这是一种多年来形成的目光。当他一闪而过的时候，心想不知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列车行驶在速度最快的那些路段上时，他的身体摇晃起来。有时速度如此之快，他觉得列车快要失去控制了。行车的噪音高得使人头痛，他把这作为对自己忍受力的一种考验。又是一个发疯似的弧形转弯。这些弧形转弯产生的噪音里充满了金属声，连他嘴里几乎都可以感觉到，如同人们孩提时把玩具放在口中的感觉一样。

养路工们拎着提灯在邻近的路轨上巡查。他注意观察有没有老鼠从下水道钻出来。有十分之一秒的时间就足以看清楚一样东西了。接下来是快车站、吱吱嘎嘎的制动闸、一群群难民似的候车乘客。他们踉踉跄跄地挤进车门，砰的一声靠在门上的橡皮边上，然后一点一点地往里挤，很快就挤在乘客群中间，目光越过附近的头顶，习惯地茫然望着外面。

这一切与他并不相干。他乘地铁只是想兜风罢了。

第一百四十九街住的是波多黎各人，第一百二十五街住的则是黑人。列车经过一个弧形转弯，发出一阵刺耳的噪声，到达第四十二街车站。在这个车站上来的乘客最多，满眼是公文箱、购物袋、书包、盲人、扒手、醉汉。地铁中引人入胜的东西比地面上这座著名的城市里的还要多，这对他来说并不奇怪。在这样一个大白天的下午，地面上那些重要的东西他都能在街道下面的这个隧道里看到，而且更清楚。

母子俩在地下室的房间里看电视。她为他们这台“摩托罗拉”牌的黑白电视机购置了一张有色滤光屏。屏面上端三分之一是不变的蓝色，中间三分之一是浅红色，底下三分之一则是不稳定的绿色。儿子告诉母亲，他又逃学了，乘地铁去了布鲁克林区。在那儿他看到一个男人穿着一件缺了一只袖子的上衣，那儿的人把逃学叫做“开溜”。玛格丽特认为，偶尔缺一天课并不怎么可怕。别的孩子总爱捉弄他，他学习也难跟上。他心里烦躁，情绪不稳。这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的通病，人们都能理解。例如有一次他曾向约翰·爱德华的新娘挥舞一把小刀。玛格丽特认为，跟她儿媳不值得冲突结怨。她并不是个素质好的人，争吵不过是为了削木头的小事：他把木屑削在了她公寓的地板上。他们那时正住在她的公寓里，试图仍像一家人一样和睦相处。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母子俩已经不再受欢迎，于是搬到了布朗克斯区一个地下室的房间里。这个房间既作厨房，又作卧室，派一切用处；电视机荧光屏上蓝色的脑袋不停地对他们说着话。

当天气转冷，他们就敲打暖气管让房屋管理员知道。享有像样的暖气是他们的权利。

她坐着倾听这个孩子的抱怨。她无法在他想吃炸牛排的时候就为他做一盘，但让他去外面吃午饭的那点钱还是有的，甚至还能多给他一点，让他买一本滑稽连环画册或乘地铁去兜兜风。她一辈

子都得应付这些对她的不公平的抱怨。当她怀上约翰·爱德华的时候，老爱德华就离开了她，因为他不想抚养孩子。在新奥尔良市阿尔瓦街一个闷热潮湿的夏日，第二个丈夫老罗伯特又突然暴卒，这时她正怀着李。丈夫的死使她不得出去找工作。后来，她家里来了笑眯眯的埃克德尔先生，年龄比她大一些，是个工程师，每月挣将近一千元。看来他是一个最理想的丈夫，也是她唯一的希望。但他与别的女人通奸，手段狡猾，后来终于被她抓住了。那次她雇了一个孩子送一份假电报去，门一开就发现他屋里有一个女人，穿着薄薄的睡袍。这并没有阻止他通过阴险手段搞离婚，骗去了她一所像样的住房。她的生活史变成了一部不断搬进便宜住所的破落史。

李曾看到《每日新闻报》上刊登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有几个希腊人在闹市区从桥墩上跳下水去打捞某个神圣的十字架。^① 希腊的牧师都留着胡子。

“我不知道自己还留在这儿干什么。”

“我整天忙里忙外，脚不点地，”她说道。

“我是你的累赘吧。”

“我从来没这样说过。”

“我想我要自己做晚饭吃了。”

“我干活，干活。难道我不在干活吗？”

“可只能勉强填饱肚子。”

“我不是那种只会坐着哭泣的女人。”

星期四的晚上，他观看描写犯罪的电视剧，如《反诈骗小组》、《法网恢恢》，诸如此类。在装有铁栅栏的窗外，街灯照亮了斜着飘落的雪花。北方的天气又冷又湿。她这时回到家里，告诉他又要搬家了。她已在靠近布朗克斯动物园的第一百零几街找到了一套三间的住房，对一个喜欢动物的正在成长的孩子来说，那里也许是一

^① 让年轻人下水打捞丢进河里的十字架是西方基督教的一种宗教仪式。

个很好的地方。

“Natures 倒过来拼就行了^①,”电视里的广告这样说。

这是一套红砖砌成的五层楼的车厢式简陋公寓,坐落在一条乱糟糟的街上。一个与李年龄相仿的男孩一瘸一拐地闲逛,手里拿着一只从意大利市场偷来的活螃蟹,在比他小的孩子们面前晃动着吓唬他们。这是一种常有的现象。打石仗是司空见惯的,佩着在工艺课上自制的土手枪的大男孩也越来越常见了。一天晚上,他从家中的窗户里看到两个男孩把杂货铺的一只猫装在麻袋里,然后朝路灯柱子上甩打。他心里在琢磨,根据街上的情况,什么时候到街上去最合适。中午至一点、下午三点至五点,这两段时间不能去街上。要熟悉小巷,要利用晚间。白天他则乘地铁兜风,去动物园消磨时光。

一些年长的男人在门阶上坐下之前,非得小心翼翼地灰色石阶上铺一块手帕。

他的母亲又矮又瘦,头发开始有一点灰白。她喜欢开玩笑称自己是“小女人”,不过她真是这样想的。母子俩相互看着对方吃饭。他在餐桌上照着一本书学下棋。没有人知道他阅读有多困难。她给他买小塑像和小玩意儿,向他谈自己的生活。他听见她的脚步声,听见她的钥匙在锁孔里转动。

“学校又来了一张通知,”玛格丽特说道,“校方威胁说要举行一次听证会。这些事你是不是一直瞒着我?他们要开一次关于你逃学的听证会,说这是最后一次通知。通知上说,自从我们搬来之后,你就没上过学,一天也没有。我不懂为什么非得让我从公函中得知这些事。这对我是当头一棒,对我的健康是一大打击。”

“我为什么非得去上学?学校不想要我,我也不想去学校。这样正好。”

“校方打算采取强硬措施了。学校可不像家里。他们会把我们

^① Natures 倒过来拼是 Serutan,这是一种轻泻剂的名称。

送上法庭的。”

“上法庭我不需要你帮助。你就像平时那样上班去好了。”

“我为了呆在家里抚养孩子放弃了一切，你是知道的。这是我的创痛。别忘了，我自己也是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我知道这种环境的恶劣。我出嫁前就工作了，曾在几家商店里当过经理。”

老一套又来了。她会压根儿忘了他的存在，会尖声地、滔滔不绝地说上两个小时，就像有人高声朗读故事给孩子听。他只好打开电视机，观看没有节目的画面。

“我热爱我的国家，但我不想去法庭忍受难堪的场面。埃克德尔先生就曾把我拖上法庭，指控我暴怒成性，不能自制。校方会说他们已经正式警告我们。我要告诉他们，我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可我一点也不比有教养的人差，把家里也料理得干干净净。我们还是个军人之家。这就是我的辩护词。”

动物园过三个街区就到了。园内野禽塘的边沿还残留着冰迹。他走向狮子馆，双手深深地插在甲克衫的口袋里。那儿没有人。一股气味扑面而来，带着温暖和力量，是那种大食肉动物的体味加上动物皮毛和冒热气的便溺的气味。

当他听见有人打开狮子馆笨重的大门，又听见响亮的说话声，他就知道谁在这儿了。那是第四十四公立中学的两名男生。一个长得又矮又壮，穿着水手短外套和打钉皮鞋，名叫斯卡佐；另一个年龄小一点，流着鼻涕，一副滑稽模样，李只知道街上的孩子们叫他尼基·布莱克。他们俩来动物园就是为骚扰动物，天天在这儿捣蛋混日子。他几乎能感觉到他们发现他时那种小小的惊喜，感觉到他们喉咙口肌肉的微微跳动。

斯卡佐的声音响彻高高的狮子馆。

“他们在班上天天叫你的名字，但‘李’算个什么名呀？那是女孩的名还是什么？”